

《硃砂痣》

主要角色

韩廷凤：老生

吴惠泉：老生

江氏：旦

情节

金兵作乱，太守韩廷凤与妻、子失散，后娶吴惠泉之妻江氏为继室。洞房之中，见江氏哭泣，追问情由，始知江氏有夫。韩廷凤怜之，赠以银两，使其返家，夫妻重聚。吴惠泉夫妇心极感戴，知韩廷凤无子，乃为韩廷凤买一子携归。韩廷凤问其身世，并验其足有硃砂红痣，始知为已失落之子玉印，父子重圆。

根据《京剧汇编》第九十一集：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藏本整理

【第一场】

吴惠泉 (内白) 娘子，搀扶了！
(江氏搀吴惠泉同上。)

吴惠泉 (唱) 数年间为经商颇有志量，
运不济回家中染病在床。
这几载遇荒早束手无望，
怕的是无常到一命身亡。

(白) 哎！我吴惠泉。素在四川贸易，不想连遇荒年，生意清淡，家计萧条，忧思成病，已有两载，束手无计！
啊娘子，你看卑人命在旦夕，丢下你孤身无靠！我有一言，只是难以出口！

江氏 (白) 啊官人，你我乃是恩爱夫妻，有话但讲何妨！

吴惠泉 (白) 如今我病已临危，不得不说了！是我前日叫你到邻居家借米之时，有一媒婆到来，她说本城有一官家，失了妻室，要娶一位夫人管理家务。哎呀娘子呀，想我病已沉重，有死无生。唉，你孤身一人，依靠何人，莫若寻个生路，免得孤身无主啊！

江氏 (白) 官人说哪里话来！俗语云：为女子者，随夫贵、随夫贱。官人倘若有失，为妻情愿觅食求衣，决不失节呀！

吴惠泉 (白) 话虽如此，怎奈我家业凋零，绝粮无食，常言道：纵然饿不死，衣食向谁求！
(唱) 好夫妻我岂肯忍心离散？
都只为无生计难维两餐。
怕的是我死后你谋生无望，
妻呀！

(白) 妻呀！
(唱) 叹我家贫如洗坐守实难！

江氏 (白) 官人哪！
(唱) 你须要保身体眉头展放，
又何必悲切切忧虑妻房！
纵然是夫不幸幽冥路上，
决不肯失名节乱了钢常！

吴惠泉 (白) 娘子呀！
(唱) 这件事我岂肯出言无状，
只怨我此时间病入膏肓！

江氏 (唱) 他句句言词哀使人泪降，
救燃眉暂依从再作主张。

(媒婆、轿夫同上。)

媒婆 (唱) 韩太守居林下早已弦断，
他命我再访个美貌娇娘。

(白) 啊吴相公，你夫妻说停当没有？
 吴惠泉 (白) 唉，什么停当，这也是无可奈何了！
 媒婆 (白) 这是一百两银子，是作聘礼的。
 吴惠泉 (白) 唉，有这一百两银子，就能养病了！
 媒婆 (白) 吴相公，把婚书给我呀！
 吴惠泉 (白) 婚书在此！
 媒婆 (白) 花轿已到门首啦！
 江氏 (白) 花轿已到门首！哎呀官人哪，事出无奈，妻子就此拜别了！
 (唱) 似鸳鸯与鸿雁一般离散，
 真好比无情剑刺我心间！
 悲切切别丈夫泪流满面，
 (哭) 喂呀……
 (唱) 活活的拆散了恩爱姻缘！
 (江氏、轿夫、媒婆同下。)
 吴惠泉 (白) 妻呀！
 (唱) 为生计夫妻情从此割断，
 从今后要相逢梦里团圆。
 (白) 妻呀！
 (吴惠泉下。)

【第二场】

(韩廷凤上。)
 韩廷凤 (笑) 哈哈……
 (唱) 为续弦前后庭灯光明亮，
 梦不想年半百又做新郎。
 (媒婆上。)
 媒婆 (白) 花轿到啦。
 韩廷凤 (白) 搭上堂来！
 媒婆 (白) 搭上堂来！
 (江氏、轿夫、丫鬟同上。轿夫下。)
 媒婆 (白) 恭喜老爷！
 韩廷凤 (白) 下面领赏。
 媒婆 (白) 多谢老爷！
 (媒婆下。)
 韩廷凤 (白) 丫鬟掌灯，待老爷观看！
 (丫鬟掌灯。)
 韩廷凤 (唱) 我这里借灯光用目观望，
 她与我那前妻一样风光。
 江氏 (哭) 喂呀……
 韩廷凤 (唱) 为什么双眉皱泪流脸上，
 莫不是嫌我老难配鸾凰？
 江氏 (白) 非也。
 韩廷凤 (唱) 要穿衣锦绣衫任你选样，
 要吃饭有的是米谷成仓。
 江氏 (白) 也不是！
 韩廷凤 (唱) 这不是那不是难以猜想，
 问娘行因何故两泪汪汪，你细说端详。
 江氏 (白) 大老爷启禀：
 (唱) 未开言先掉泪心中惨伤，
 尊一声大老爷细听衷肠：
 奴丈夫吴惠泉久病床上，
 家贫苦无生计迫卖妻房。

虽贫穷我岂肯富贵独享，
我怎能撇良人冷落凄凉！
大老爷施恩德将奴释放，
成全我夫妻恩瞑目难忘！
韩廷凤（白） 哦！
（唱） 听她言这姻缘冰寒雪降，
一时间惹动我恼闷愁肠。
她幼小好夫妻同欢同畅，
为续弦拆散她交颈鸳鸯。
看起来断不可做此勾当，
我情愿伴孤灯独守空房。

（韩福暗上。）
韩廷凤（白） 韩福，你同媒婆送这女娘子回去，你告诉他丈夫：前番那一百两银子也不要了。再取银子一百两过来，全他夫妻的恩义，完成这女子的名节，送她回去吧！
韩福（白） 遵命！
（韩福取银。）
江氏（白） 感蒙大老爷恩德，自当衔环相报，小女子就此拜别了！
韩廷凤（白） 小娘子，还有这婚书呢？
江氏（白） 这……但凭大老爷！
韩廷凤（白） 就在这灯下烧了吧！
江氏（白） 多谢大老爷！
（唱） 舍金银全名节因果不爽，
这恩德必须要结草衔环！

（韩福执灯引江氏同下。丫鬟暗下。）
韩廷凤（唱） 吴娘子他的夫染病床上，
无奈何卖妻子好度时光。
将他人比自己皆是一样，
我岂肯拆散他恩爱鸳鸯！
我若是昧天良青天在上，
善与恶自有那天理昭彰。

（韩廷凤下。）

【第三场】

（吴惠泉上。）
吴惠泉（唱） 孤单单说不尽胸中苦况，
实难忘数载的恩爱妻房。
运不济偏遇着凄凉景象，
生拆散夫妻们交颈鸳鸯。

（韩福执灯引江氏同上。）
韩福（白） 大娘子，已到门首。
江氏（白） 有劳了，请回去吧！
（韩福下。）
江氏（唱） 韩员外施恻隐此情难忘，
羞答答见夫君细说衷肠。
（白） 官人开门来！
吴惠泉（唱） 猛听得叫夫君声音嘹亮，
这声音好像是江氏妻房。
我娘子既已去怎能回往？

（吴惠泉开门。江氏进门。）
江氏（白） 官人！
吴惠泉（唱） 你、你、你……是人还是鬼细说端详！
江氏（白） 官人哪！

(唱) 黑夜里送奴归恩高义广，
离韩府又来到自己草堂。

(白) 哎呀官人哪！那位韩老爷，闻听奴诉出苦情，立刻着人将奴送回，他说前番一百两银子也不要了，又助我一百两银子，与我夫妻度日！

吴惠泉 (白) 哎呀，世间就有这等好人！到了天明，你我夫妻二人前去叩头相谢！

(唱) 这老爷所行为世间希罕，
助资财仗大义一派天良。

(白) 娘子呀！

(唱) 我二人直等到鸡鸣天亮，
报深恩同叩谢韩府厅堂。

江氏 (唱)

(吴惠泉、江氏同下。)

【第四场】

(韩廷凤上。)

韩廷凤 (唱) 劝世人一个个都要学好，
善与恶自有那天理昭昭。
我当年为太守何等荣耀，
遇兵荒妻和子无有下梢！
看起来前世里未曾修到，
世间事全不问且自逍遥。

(吴惠泉、江氏同上。)

吴惠泉 (唱) 谢恩公舍资财恩同再造，
江氏 (唱) 感不尽大老爷德比天高。

吴惠泉 (唱) 我二人进门来双膝跪倒，
江氏 (唱) 深答谢再生恩夫妇同巢。

韩廷凤 (白) 哎呀！
(唱) 救人急济人危遵古训教，
些须事何必要常挂心梢。
尊二位快请起施礼还到，
(白) 相公！
(唱) 成好事全大义律戴天条。
(白) 吴相公、大娘子请起，落坐！

吴惠泉 (白) 小可不敢。

韩廷凤 (白) 还有话说！

吴惠泉 (白) 如此，告坐。

韩廷凤 (白) 吴相公，昨日听尊娘子所说一番苦楚，令人同情。相公有恙在身，改日再来也还不迟。

吴惠泉 (白) 蒙大老爷恩德，赠得银两，这病不觉好了些。

韩廷凤 (白) 啊！

吴惠泉 (白) 好了些。

韩廷凤 (白) 好了些！吴相公，看起来这个银钱哪倒算得好物件哪！哈哈……
(唱) 救你疾救你难救你贫困，
全你贞全你节全你婚姻。
我娶妻生养子前生造定，
我若是错婚姻到后来留下骂名。

吴惠泉、
江氏 (同白) 多谢大老爷！

韩廷凤 (白) 请坐，请坐呀！吴相公，想我当年也是恩爱夫妻，因兵荒中途失散，失却后嗣，若有一子传宗接代，我也就不续婚再娶的了！

吴惠泉 (白) 既失后嗣，必须要再娶一位夫人才是。

韩廷凤 (白) 唉！子孙乃是前世所修，这再娶之事也就不必了！

吴惠泉 (白) 大老爷既不肯再娶，莫若买个幼童，以为螟蛉之子，日后传宗接代，总是一样

韩廷凤 (白) 啊。
 哎，本地的孩子，有许多不便；除非到远方买一孩童，教管成人，使我暮年有靠。

吴惠泉 (白) 大老爷这桩小事，小可到干办得来。我向在四川贸易，来年仍要往彼处收取账目。若遇有合式的，我便买他一个回来，报答恩公如何？

韩廷凤 (白) 这只好靠天奇遇了。

吴惠泉 (白) 是是是。啊娘子，你我同回去吧！大老爷，小可告别了！

(唱) 这老爷品端方为人厚道，
 救人困济人危义重德高。
 求子嗣去远方犬马之报，
 要慢些走哇！

韩廷凤 (白) 大老爷请转回吧！

江氏 (唱) 定访个状元郎答报恩高。

(吴惠泉、江氏同下。)

韩廷凤 (白) 你夫妻要慢些走啊！哈哈……
 (唱) 他夫妻进门来双双跪倒，
 口声声叫恩人泪珠双抛。
 我无子前世里未曾修到，
 做恶人纵有子枉费心劳。
 引螟蛉慎教训一般有靠，
 韩廷凤全仁德万古名标。

(韩廷凤下。)

【第五场】

(金氏上。)

金氏 (念) 指望养儿防备老，谁知临老还养儿。
 (白) 老身、金氏。只因那年金兵作乱，中途拾来一子，取名天赐。唉，自从丈夫去世，家业凋零，养这天赐，倒有一十三岁。他只会念书，别的哪里做得一点，反倒要我养活与他。我已年迈，自身难保，哪里能多养活于他。不如将他卖了，留得几两银子，以作终身之计。唤，我且叫他出来！
 啊，天赐我儿哪里？

(韩玉印上。)

韩玉印 (念)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金氏 (念) 读书高，读书高，家业渐渐萧条！米也没的煮，柴也没的烧，要喝清凉水，还得自己挑！

韩玉印 (念) 候儿成人大！
 金氏 (念) 候你成人大，光阴一旦抛！
 韩玉印 (白) 母亲但放宽心，孩儿长大成人，做了高官，你就是一位太夫人了。
 金氏 (白) 哎呀，好大口气！儿呀，为娘有一言，儿且听了！
 (唱) 庄户人总须要耕种田地，
 全靠着苦勤俭吃饭穿衣。
 纵读书千万卷难当柴米，
 唉！
 (白) 这娃娃怎能够成得根基！
 (唱) 母亲哪！
 韩玉印 (白) 休道我在书房不种田地，
 (唱) 你孩儿虽年幼立志不移。
 且等待羽毛丰鹏程万里，
 那时节戴乌纱身挂紫衣。

金氏 (白) 天赐，我对你实说了吧：你却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韩玉印 (白) 母亲此话从何而起？
 金氏 (白) 只因宣和七年四月初八日，金兵作乱，我在青州路上捡你来的！

(唱) 说什么有儿女万事足意,
看起来真正是牛马不及。
纵是我亲生子也难养你、也难养你,
(白) 哎!
(唱) 倒不如母与子一旦分离!
韩玉印 (白) 这等说来, 你不是我亲生母亲了! 哎呀亲娘啊!
金氏 (白) 我说我不是他亲生之母, 他就哭起他的亲娘来了! 哎呀, 日后他长大成人, 他还养活我么! 不如卖了他吧! 我若不卖他, 他日后还要卖我呢!
天赐不要哭, 随我来呀!
韩玉印 (白) 母亲做什么?
金氏 (白) 与你找个好人家去呀!
韩玉印 (白) 敢是要卖我不成?
金氏 (白) 不错的, 实实是我要卖你!
韩玉印 (白) 孩儿不去, 孩儿不去!
金氏 (白) 儿啊, 随我来!
(唱) 看此子总不像农商工艺,
怎等你长成人眼前难依。
我情愿老死在阴曹地里,
我顾我你顾你各奔东西!

(金氏、韩玉印同下。)

【第六场】

(吴惠泉上。)
吴惠泉 (唱) 一路上途程远来到此地,
为恩公访一子接传后裔。
(白) 在下、吴惠泉。多蒙韩员外全我夫妻恩义, 又赠我银子资本。怎奈他无有子嗣, 我意欲谋个俊秀孩童, 答报此恩。想我来到四川, 账目俱已收齐, 且自趲行者!
(唱) 一日离家一日深,
好似孤雁宿寒林。
虽然在外风光好,
怎抵思家一片心。
金氏 (内白) 走哇!
(金氏领韩玉印同上。)
金氏 (唱) 小冤家与为娘休要恁气,
从今后两分张各寻生机。
(白) 卖子呀!
吴惠泉 (白) 啊妈妈, 拉着孩子卖什么?
金氏 (白) 卖的就是他!
韩玉印 (白) 咳。我是不卖的!
吴惠泉 (白) 他是你什么人?
金氏 (白) 他是我的儿子, 却不是亲生的。
吴惠泉 (白) 哦, 既不是亲生的, 为何要卖他?
金氏 (白) 唉, 客官听了!
(唱) 自夫君去世后家贫如洗,
丢下我母子们无靠无依。
早晚间要炊煮无柴少米,
实难过这光阴难忍饿饥。
小冤家身懒惰终日淘气,
因此上插草标母子分离。
吴惠泉 (白) 哎呀且住! 我看这小孩童, 倒生得清秀! 也罢, 待我问他要多少银子。
啊老人家, 这孩子你要多少银子?

金氏 (白) 客官哪!
(唱) 任凭你卖身价何须商议,
只要你发慈悲将我周济。

吴惠泉 (白) 也罢, 我与你三十两银子可卖?
金氏 (白) 我要五十两银子才卖。
吴惠泉 (白) 哦, 就是五十两银子, 拿了去! 有话急早吩咐几句, 我就要趲行了!
金氏 (白) 好银子呀!
客官买他还是为子, 还是为仆呢?

吴惠泉 (白) 买他去做儿子的。
金氏 (白) 好哇, 客官买他为子, 要当亲生的一样看待!
哎呀儿呀, 你跟客官, 比不得为娘, 骂你也要受, 打你也要挨! 儿呀, 你是要听教训的! 哎呀儿呀! 你我母子即刻就要分离, 为娘有一言, 儿且听了!
(唱) 你每日须当要清晨早起,
行孝道莫贪玩休要顽皮。
我从前在荒郊将儿拾起,
梦不想遇家寒无食无衣。

(白) 儿呀!
(唱) 你此去身荣贵休忘恩义,
要相逢除非是南柯梦里。
自今朝娘和儿分离此地,
罢!

(白) 心不忍卖我儿各奔东西!
(唱) 哎呀母亲哪!
愿娘亲身康健安居故里,
儿若有发达日答报不移。
娘死后儿必要亲身来祭,
不忘你养育恩两泪悲啼。
在荒郊实难舍恩母大义,
母亲哪!
(唱) 亲和晚一般样不差分厘。

金氏 (白) 天赐!
韩玉印 (白) 母亲!
金氏 (白) 我儿!
韩玉印 (白) 老娘!
金氏 (白) 哎儿呀!
韩玉印 (白) 娘啊!
(吴惠泉拉韩玉印同下。金氏哭。)

金氏 (白) 儿呀! 他竟自去了! 哎呀, 客官请转, 我不卖了! 卖了他后来我就孤身无靠了!
不卖了! 哎, 有了银子, 就是儿子, 还是银子好, 儿子不好, 唉!
(金氏哭。)

金氏 (白) 我的儿呀!
(金氏下。)

【第七场】

(韩廷凤上。)
韩廷凤 (唱) 叹光阴去不归无限烦闷,
似觉得人已老两鬓如银。
清闲时看古书身体发困,
饮香醪怎畅我心事如焚。

(吴惠泉引韩玉印同上。)
吴惠泉 (唱) 一路上望青山绿水如茵,
谋来个麒麟种报答恩人。

(白) 这里是了，随我进来！
啊恩公再上，小可拜揖！

韩廷凤 (白) 啊，你是吴相公！请坐！

吴惠泉 (白) 告坐。

韩廷凤 (白) 你往成都收取账目，必定是发财的呀！

吴惠泉 (白) 托恩公的洪福。
小官人过来！

韩廷凤 (白) 啊，这是何人？

吴惠泉 (白) 这是我在成都买来的。
来来来，近前拜揖！

韩玉印 (白) 老先生在上，晚生拜揖！

韩廷凤 (白) 罢了，坐下。

韩玉印 (白) 晚生不敢坐。

韩廷凤 (白) 无妨，只管坐下。

韩玉印 (白) 晚生告坐。

韩廷凤 (笑) 哈哈……

(白) 吴相公，这小小孩童，也知偌大礼义呀！

吴惠泉 (白) 这是他爹娘教训的好。

韩廷凤 (白) 小孩子原要父母教训哪。吴相公，你买来还是为子，还是为仆？

吴惠泉 (白) 大老爷听禀：
(唱) 念小可急迫时蒙恩深重，
心儿内是难忘救命深恩。
买此子献恩公以为报敬，
求收留以表我一片虔心。

韩廷凤 (白) 这等说来，是送与我的？哈哈……你是信实人了！
(唱) 吴大哥你真正言而有信，
你与我谋后代不惜辛勤。
感谢你这好意情深义重，
(白) 大哥！
(唱) 改一日我必当另有谢情！

吴惠泉 (白) 这点小事，略报恩德万分之一耳！
(唱) 自古道积善家必有馀庆，
切不可偿身价枉自劳神。
愿此子早成名青云直上，
子孙茂后世昌忠厚家声。
(白) 小相公，你如今就在这里了，要放孝道些！

韩玉印 (白) 是。

韩廷凤 (白) 大哥，我如今有了儿子，就不愁了。

吴惠泉 (白) 恩公还愁什么。小可告辞！

韩廷凤 (白) 大哥离家日久，我也不便相留，改日我父子登门叩谢！

吴惠泉 (白) 过日再来恭贺。
(韩廷凤向韩玉印。)

韩廷凤 (白) 送吴大爷！

韩玉印 (白) 是。
送吴大爷！

韩廷凤 (白) 吴相公请了。

吴惠泉 (白) 大老爷请转！

韩廷凤 (白) 啊！

吴惠泉 (白) 大老爷，啊小相公，你要放孝道些呀！

韩玉印 (白) 晓得，晓得。

韩廷凤 (白) 请了哇，吴相公请转！

吴惠泉 (白) 大老爷何事？

韩廷凤 (白) 改日我父子登门叩谢呀！啊！

吴惠泉 (白) 啊!
 韩廷凤、
 吴惠泉 (同笑) 哈哈……
 (吴惠泉下。)
 韩廷凤 (白) 啊儿呀，随为父的进来，随为父的进来！儿呀，一旁坐下。
 韩玉印 (白) 谢爹爹。
 韩廷凤 (白) 待我细问一番便了！
 (唱) 我的儿礼从容端然坐定，
 看形状非是那平常之人。
 细看他各部位五官端正，
 这两旁鬓开朗目秀眉清。
 (白) 儿呀！
 (唱) 你在家可读过圣贤书本？
 一一的对为父细说分明。
 韩玉印 (白) 孩儿自幼好读诗书，怎奈无有个高明先生训教。
 韩廷凤 (笑) 哈哈……
 (唱) 他说话有方寸智慧聪敏，
 倒像个官宦子不差毫分。
 可记得是何年月日生辰，
 将八字细说来父与儿推寻。
 韩玉印 (白) 若问八字，孩儿也曾问过母亲，母亲说：连她也不知。
 韩廷凤 (白) 啊？
 韩玉印 (白) 不知道！
 韩廷凤 (白) 啊！
 (唱) 这小娃言语中令人难信，
 再问他亲父母便知真情。
 儿父母年多大在与不在，
 因何故贪银钱卖与旁人？
 韩玉印 (白) 先父死了五载，母亲七旬有馀，家业凋零，故此将儿卖了！
 韩廷凤 (白) 儿今年几岁了？
 韩玉印 (白) 十三岁了！
 韩廷凤 (白) 啊！
 韩玉印 (白) 十三岁了！
 韩廷凤 (白) 儿先父死了五载，母亲七旬有馀，儿有十三岁了！
 (唱) 这一盘问出了关节隐情，
 我的儿你不是此母所生。
 韩遇运 (白) 孩儿想起来了，那日母亲卖我之时，她说我不是她亲生儿子，只因宣和七年四月初八日，金兵作乱，在青州路上拾捡来的。
 韩廷凤 (白) 哦，捡来的！
 韩玉印 (白) 正是！
 韩廷凤 (白) 哎呀！
 (唱) 细盘问这来由日月推论，
 仔细想当年事越加是真。
 宣和年四月八成都调任，
 在中途青州路撞遇贼人。
 亲生子丢路旁悲痛难忍，
 可怜我贤德妻痛死幽冥。
 这形象好一似韩门血胤，
 半像我半像妻不差毫分！
 取菱花与我儿照照相品，
 (白) 啊！
 (唱) 举动间与老夫骨肉有情。
 亲生子再相逢三生有幸，

这才是老天爷弄假成真。
韩玉印 (白) 儿呀，为父想起来了！
韩玉印 (白) 爹爹想起什么？
韩廷凤 (白) 我孩儿落生下来，左脚心有硃砂红痣。
韩玉印 (白) 啊爹爹，孩儿左脚心也有硃砂红痣。
韩廷凤 (白) 为父不信！
韩玉印 (白) 爹爹请看！
韩廷凤 (白) 儿呀！
(唱) 你是我亲生子名叫玉印，
遇兵荒遭失散十有二春。
为姣儿只盼得咽喉气哽，
为姣儿只想得睡卧不宁。
为姣儿不做官告归乡井，
梦不想天保佑骨肉重亲。
韩玉印 (白) 啊爹爹，你我父子相遇，怎么不见母亲哪？
韩廷凤 (白) 儿呀，你的母亲命丧东平，也曾命人搬尸去了。
韩玉印 (白) 我母亡故了！哎呀母亲哪！爹爹，可念成都老妈妈抚养儿一场，她如今孤苦伶仃，望爹爹将她接到我家，吃碗安乐茶饭，以报养育之恩。
韩廷凤 (白) 改日差人接她就是了。
韩玉印 (白) 多谢爹爹！
韩廷凤 (念) 北地回来西复东，今朝骨肉又相逢。父子再把菱花照，
(白) 啊儿呀！
(念) 只怕相逢在梦中。
韩玉印 (白) 青天白日，父子相逢，不是做梦。
韩廷凤 (白) 玉印！
韩玉印 (白) 爹爹！
韩廷凤 (白) 我儿！
韩玉印 (白) 天伦！
韩廷凤、
韩玉印 (同笑) 啊哈哈……
(韩廷凤、韩玉印同下。)
(完)